



何冀平

必須活下去

高年班課室，時為下午2時10分，正是發懶的時候，學生們都提不起精神，用力睜着眼看老師激情地講授。突然教室動了一下，還沒明白什麼事，又動起來，這次動得很厲害，地震！老師第一個衝到門口，以為他會跑，沒有，他用手撐住晃動變形的門框，大叫，快跑！學生們全部擠在門口，可門是向內開的，打不開，一個倒下，所有人倒在他背上，一個疊一個……天轟地動，牆倒屋陷，天花板重重地砸下來，一片漆黑。

海洋清醒過來，雙腿被巨大天花板死死壓住，只有一隻左手能動，他掙扎着移動胸口的磚石，喘過一口氣，看看周圍，同學有的還有一口氣，掙扎着求生，有的已經沒了聲息，四周比死還可怕的是寂靜無聲。

過了不知道多久，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大叫海洋，是旭良！海洋從小到大的死黨。原來，旭良不喜歡美術課，逃課去了操場打球，眼看着他的教學樓倒下來，五層高的樓房變成兩層，三層都陷進地下！

旭良不顧老師阻止，要去看他的同學。見到旭良，海洋像是見到天上的神仙，海洋馬上要打電話問爸媽怎麼樣了，旭良說，所有通訊都斷了，汶川完了，周圍幾

個縣全都完了。海洋叫他離開，不知哪塊板掉下來就會砸住他，旭良不肯。三個同學，兩個壓着，一個站着，堅持下去等救援。

海洋、小波、旭良，三個可愛的大男孩，雖然出生在偏遠的蜀地汶川，都長得周正高大壯實挺拔。一場突發的災難，讓他們變成生死之交。三個孩子互相支撑着，在廢墟下等了22個小時，旭良是唯一讓他們活下去的動力，傳消息、報信、找人、找吊車，鼓舞兩個同伴，等到救援的解放軍，用吊車移開沉重的天花板……被救之後，海洋在生命和雙腿間選擇了生命，被壓斷的雙腿要齊根截肢，小波也一樣要截肢。

在重建後的美麗幽靜的汶川，我見到了專門來等我們的海洋，他笑得真實坦然。和海洋同生共死的小波，一直以來除了家人不肯見任何人，但還是在海洋的鼓動下來見了我。我不忍心逼迫他回想那可怕絕望的一段，他活得還不錯，有工作有妻子還有孩子，但眉目間的憂傷觸目可及。旭良選擇做了教師，可能他永遠忘不了在生死之間，忘卻自己，忘卻家人，只想到學生的老師們。

因為更大的災難「新冠」突然襲來，就要進入拍攝的汶川大地震沒有完成，但我永遠會記得他們，記得他們年輕的臉，記得他們不肯捨棄生命的頑強。

最近這兩三年我才知道「520」諧音原來是我愛你，珍惜你直到永遠。

現在在婚姻註冊處或者律師面前宣誓已變成了新的版本：「在兩位結為夫婦之前，本人在職責上要提醒你們：根據《婚姻條例》締結的婚姻是莊嚴而有約束力的，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，不容他人介入。因此，《男方姓名》和《女方姓名》，你們的婚禮雖然沒有世俗或宗教儀式，但你們在本人和現時在場的人面前當眾表示以對方為配偶，並為此簽名為證後，便成為合法夫妻。」新郎（新娘）：我請在座各位見證，我願意娶你（嫁你）為我合法妻子（合法丈夫）。

大家看到當中的區別嗎？以前講的是一生一世，順境逆境，當貧窮疾病仍相愛，有多少個窮其一生實踐着自己的誓約，有多少人離離合合，可以共患難而不能共富貴？可能知道有些人未必做到，所以乾脆省略。那麼「520」、「我愛你」這句說話，在各位心中所含的分量有幾多呢？

討厭噪音的人

但我從來沒有不尊重他們。其實我是個超級討厭噪音的人，所以我從來沒有自己製造過噪音。

那位男子聽到我的解釋，覺得比粗口都更難聽——「你竟敢繼續抵賴不是你的責任？」我說：「我的意思是從未自己製造過噪音，問題在於我的客人，這不代表我不負責任。」然後他開始另一個戰線：「你知道你家整天這麼多人對我們是多大的騷擾嗎？」問題是，這完全合法。

這不是重點，我想表達的是，人與人之間只要有誤會，不講出來，就會變得愈來愈根深蒂固，好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般。

他說我多年來每次路過都不打招呼。但事實是，第一，我在自己的家很希望可以靜靜，我誰都不想理，不代表我不尊重。第二，華人文化，不互相作無聊問候也是一種尊重。第三，他和他老婆說真的，長得極度兇狠，打從第一日我就覺得他是不可一世的模樣，而且也聽過他幾個孩子講一些講歧視性言論的話，我又怎麼會想理你？對方呢，就覺得這條亞洲人，毫無禮貌，不懂規矩，沒有尊重，過着放蕩生活，最多是個暴發戶。於是我也跟他講：「多點溝通吧，你我談多兩句，根本不需要這樣爭吵。」

聽着我不停地稱呼他為「Sir」，他態度慢慢軟化。整個過程我也沒有提高過音量。對我來說，他比鍾培生更好對付。我只知道，只要你願意據理力爭，根本沒有什麼時候會吵不贏，但關鍵是要下定決心——我不會輸給你。



鄧達智

有一種風格名叫 Halston

喜見Netflix正在放映五集有關一代美國時裝設計師Halston的連續劇，更由筆者喜愛的蘇格蘭演員伊雲麥葵格(Ewan McGregor)演繹Halston，十分期待。

取名單字Halston，十分有型，更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前衛明智未開的時代。

原名Roy Halston Frowick，生於1932年4月，美國遙遠中部Iowa愛荷華州的小鎮Des Moines。自小祈盼離開落後小鎮前往大都會紐約，闖一番事業，變身名成利就。

曾經看過Halston真人真事紀錄片《Ultrasuede: In Search of Halston》，除採用多年來拍下Halston被訪問、時裝演出前幕後令人艷羨觀眾景的風光……

加入憑藉明查暗訪結果顯示人們認知背後的另一番景象，予以對照，讓人們看到這位塑造美國時裝史上魅力超群，名利圈風格比下了名氣更響、富可敵國的同行，如Calvin Klein、Donna Karen、Marc Jacobs、Ralph Lauren等等。

Halston的設計孰優孰劣？

當然優秀，七十年代一般美國時裝仍屬粗糙，能夠展示氣場磅礴、氣質優雅，卻又符合美國人穿衣追求簡單方便、明快易穿的特徵，捨他其誰？當年Halston設計及個人形象，尋遍美國，獨一無二；因此曲高和寡，最終被行業、被時光、被運氣排斥。

設計甚具個人風格，市場推廣方面無與倫比，他是美國版的法



余宜發

很大對比的畫面

近期如果大家出外的話，不難發現到處好像有「飄雪」的場景出現，但是近日的氣溫高達30多度，何來有「飄雪」的感覺？其實每年踏入春天的時候，便看見很多「木棉花」樹開放得非常燦爛的紅色花朵，據說這些花朵有藥用價值，不過有很多資訊都說不可以胡亂採摘作藥用。但我們看見的時候，也可以哼出歌手羅文當年其中一首經典作品《紅棉》裏面的歌詞：「紅棉盛放，天氣暖洋洋。」我們就只當欣賞美麗花朵盛開的過程便好了。

經過個多月之後，這些花朵變身成為另一個美麗風景，就是我們經常在街道上看見像「飄雪」的畫面，這些「木棉花」盛開過後，便變成「棉花」類似的狀態，無論你是走在路上，還是駕駛着車輛也好，整個城市已經踏入了夏天，好像置身外國冬天的時候，地上到處都鋪上白白一層的棉花。就好像夏天熱到令人吃不消的時候，可以吃杯冰淇淋降溫一樣。但對於患上鼻敏感的人來說，這個現象對他們是噩耗，使鼻敏感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，所以任何事情有得必有失。

昨天駕駛車輛的時候，便看到一個更加令我讚嘆的奇景，當駛過一條道路，需要在紅綠燈停下的一刻，在我眼前的「紅棉樹」突然被大風吹了一下，結果整棵樹的「棉花球」像從天上掉下來一樣，吹到整個道路也變得很漂亮，不過那個時候，有好多行人正在過馬路，這一大群棉花球也掉落到他們身上，雖然是這樣，但這個情景實在太美。近期你家裏的窗戶如果打開，也不難飄來一些「棉花球」進屋內，所以鼻敏感的朋友要加倍注意。

雖然以上所講的情景我覺得很美麗，但不到1分鐘之後，我又在另一個紅綠燈停下來，面前的畫面令我感到太傷痛。就是看見一個年紀大概80多歲的老婆婆，很辛勞地推着載滿很多紙皮的木頭車正在橫過馬路。雖然今天政府也主張很多已到達退休年齡的人士繼續投身社會工作，讓他們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變得更精彩，因為他們仍然有工作能力。但我覺得，如果好像這位婆婆到達了這個年紀還需要為口奔波，每天做着這些辛勞的工作來為生的話，我便覺得她們很可憐。雖然有些人說，其實很多長者不是沒有金錢，只是希望每天可以幹一點事，令到生活不會這麼沉悶，但我相信推着木頭車的婆婆，她應該就是我所說的為口奔波的一群人。我更加相信，如果她有點積蓄的話，也不會幹這些辛勞的工作。所以我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加把勁，去幫助一些長者朋友，讓他們就算年紀老邁了，也不需要擔心自己的生活費。

我還記得十多年前，到酒樓跟一班朋友飲茶時，看見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婆推着點心車，但酒樓的侍應覺得她行動緩慢，影響他們的節奏，便大聲喝罵她。那時我看見這個畫面很心痛，為什麼他們不可以多點尊重及體諒長者？我相信他們也不希望這個年紀還需要出外工作，可否給他們一點憐憫之心。大家要明白到，總有一天我們也會變老，莫非我們都要遭受這些待遇？所以希望未來日子，真的可以讓這些年紀老邁的長者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昨天看到美麗的畫面背後，還有令人有心酸感覺的情景出現。所以當我們還有能力工作的時候，要好把握機會，儲一點錢，到我們年紀大了的時候，也可以慢慢地享受年長的生活，不要給那些不尊重長者的人嫌棄。

香港的愛國古蹟應該作為國民教育教材



范舉



梁冬陽醫生

最近這兩三年我才知道「520」諧音原來是我愛你，珍惜你直到永遠。

現在在婚姻註冊處或者律師面前宣誓已變成了新的版本：「在兩位結為夫婦之前，本人在職責上要提醒你們：根據《婚姻條例》締結的婚姻是莊嚴而有約束力的，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，不容他人介入。因此，《男方姓名》和《女方姓名》，你們的婚禮雖然沒有世俗或宗教儀式，但你們在本人和現時在場的人面前當眾表示以對方為配偶，並為此簽名為證後，便成為合法夫妻。」

大家看到當中的區別嗎？以前講的是一生一世，順境逆境，當貧窮疾病仍相愛，有多少個窮其一生實踐着自己的誓約，有多少人離離合合，可以共患難而不能共富貴？可能知道有些人未必做到，所以乾脆省略。那麼「520」、「我愛你」這句說話，在各位心中所含的分量有幾多呢？

但我從來沒有不尊重他們。其實我是個超級討厭噪音的人，所以我從來沒有自己製造過噪音。

那位男子聽到我的解釋，覺得比粗口都更難聽——「你竟敢繼續抵賴不是你的責任？」我說：「我的意思是從未自己製造過噪音，問題在於我的客人，這不代表我不負責任。」然後他開始另一個戰線：「你知道你家整天這麼多人對我們是多大的騷擾嗎？」問題是，這完全合法。

這不是重點，我想表達的是，人與人之間只要有誤會，不講出來，就會變得愈來愈根深蒂固，好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般。

他說我多年來每次路過都不打招呼。但事實是，第一，我在自己的家很希望可以靜靜，我誰都不想理，不代表我不尊重。第二，華人文化，不互相作無聊問候也是一種尊重。第三，他和他老婆說真的，長得極度兇狠，打從第一日我就覺得他是不可一世的模樣，而且也聽過他幾個孩子講一些講歧視性言論的話，我又怎麼會想理你？

對方呢，就覺得這條亞洲人，毫無禮貌，不懂規矩，沒有尊重，過着放蕩生活，最多是個暴發戶。於是我也跟他講：「多點溝通吧，你我談多兩句，根本不需要這樣爭吵。」



林作

我被樓上的英國人鄰居煩擾了幾年。事緣我禮拜一晚上在家開會，大概10人，到了11點，其中兩名男子興奮大笑，不過2分鐘，樓上60歲左右英國男子大力敲打我的門。裕美當時就在門口附近，嚇了一大跳。如此敲門，當然就是惡意的。

此時這兩名男子其中一員決定去開門，我當然已經知道並馬上告知他們是什麼事。

果然是樓上的男子，一開始就懶怠英國人的口吻，很有禮貌但其實充滿敵意。「你已經答應過我很多次不會在11點後出現噪音，現在幾點？我們整棟樓的鄰居都受夠了！」我從來都是誠意道歉的，但他當然不接受——「你每次都這樣，你真的有歉意嗎？你真的有尊重過我們嗎？」

看到這裏，你們肯定覺得我是一個混蛋，破壞人家安寧。

但事情從來不是如此簡單的。我們住在中半山一座老牌低層豪宅，裏面九成住客都是外國人。這座1957年建立的大廈，我會說只有足夠嚮往海外環境的人才會被它吸引。可悲的是，外國人就是喜歡歧視華人。

對着我，他們比較有禮貌了。他們其實也很八卦，會打聽我的來頭。這位男子，知道我英國回來和牛津畢業，做過大律師。即使如此，還是整家人都喜歡鄙視我。我很不以為然的，因為在海外多年，習慣了——我也看不起他們，公平。

范舉



小蝶

范舉

范舉